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 第一三五二號 |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收買步槍彈殼啟事

爲了支援自衛戰爭，大量的重裝子彈，本部特責成磧口新華商行，臨縣同昌號，興縣同豐號，五寨同應和請商店代爲收買步槍彈殼。暫確定每粒本幣一百元，當面收貨付款，望各界注意收集，及早出售。

後勤本部啟 一月十八日

尋人啟事

馬秉仁、馬賭鄉弟兄二人，五寨四區官咀行政村雙子水村人。秉仁（奶名二賭鄉）年三十三歲，於一九三八年四月參加三五八旅七一四團一營二連通訊部工作，於四零年六月歸家省親一次，迄今年久，再未有音信歸家。賭鄉（又名不明）三九年二月參加獨一旅五團三營工作，亦無音信歸家。家中甚爲想念，希見報速來家中一信，以慰想念。有知其下落者亦請函告，甚爲感謝。來信寄五寨四區官咀村村公所交我。

父馬在山

八分區地方兵團游擊隊 一九四六年自衛戰績
斃傷俘敵二千九百餘

（新華社呂梁訊）晉綏八軍分區司令部頃發表一九四六年作戰公報稱：八軍分區地方兵團、游擊隊，在一九四六年一年內，共進行自衛作戰一百三十四次，俘閻蔣軍四十師三團二營營長郭省三（原偽軍副團長）以下官兵一千一百五十四名；擊斃交城「愛鄉團」營長馮蓮森、太原縣警察大隊副大隊長李文舉以下官兵七百六十四名；傷敵一千零四十名。繳獲重機槍一挺，輕機槍七十六挺，擲彈筒十九個，步馬槍七百一十八枝，手槍二十二枝，各種子彈三萬一千餘發。在保衛人民利益的戰鬥中，我軍士氣旺盛，英勇無比，我敵傷亡爲一比八，並創造了許多光輝模範的戰例：三月間某部以一連兵力，進襲郭縣集義村，俘敵一百零一名，繳輕機槍四挺，步槍三十二枝，我無一傷亡；僅消耗七十發子彈，四十顆手榴彈。六月間，交城城頭村的殲滅戰，我以傷二亡一之代價，獲得斃傷俘敵九十六名，繳機槍十一挺，擲彈筒三，步槍十七枝之戰績，給予當時企圖控制我開柵鎮外圍地帶的閻偽軍以當頭一棒。鄰近的交城開柵鎮、古交鎮、曲河口鎮的保衛戰，更寫下了燦爛的史頁，振奮了廣大人民。六月十二日，閻頑勾合日偽軍四千餘人，附有坦克車裝甲車野砲山砲等重武器，向我開柵猛犯，守軍一個半連，堅持了兩天三夜，全鎮羣衆在我軍掩護下，安全撤出，狂暴之敵以數千發砲彈和三四百人的生命換得空鎮一座。戰鬥中，有戰士殺傷敵二十餘名者。十一月十一日，敵兩個半團一千五百餘兵力，猛犯我古交，守軍爲陽曲縣游擊隊之一個排，在濃煙塵沙中，反覆衝殺，直堅持到夜間，一把巨火自焚碉堡撤出，僅犧牲一名。同日，敵以二十倍我之兵力進犯河口，當敵人重迫擊砲於轟擊中，猛然炸毀時，我戰士躍出陣地，衝向敵指揮所，殺傷敵十餘名，繳迫擊砲架一座。（宏森）

崞嵐後咸康村
團結中農參加土地改革
檢討果實分配中改選了村主任與農會幹事

（本報訊）崞嵐後咸康村團結全體中農參加土地改革。該村原有十六戶中農，沒有一戶受過惡霸地主劉維禎的剝削和壓迫，但去年十一月開始進行土地改革時，他們都很不熱心，因爲前幾年減租增資中，有六家中農被侵犯過，生產情緒低落，荒了二十三垧地，低價賣了二十垧；他們懷疑土地改革中自己的地是不是還要往出分，怕「得不上利反受害」。到這裏工作的區村幹部了解了這種情況之後，便在羣衆大會上宣佈中農的土地不分散，如果缺地還給補，並在羣衆中展開討論「中貧農是不是一家人？」「侵犯了中農利益有甚壞處？」然後給被侵犯過的六戶中農退出八斗五升糧食。中農朱拉信說：「退糧食倒是小事，認清了咱新政權關心中農可是大事。」於是全村中農一變過去的旁觀態度，積極參加了清算惡霸地主劉維禎的鬥爭。楊明海七十歲了，那些老年受害而自己不大清楚的年青後生，他對張代小說：「你看伯伯頭上的這塊疤，這是民國十五年上被地主打下來的，你大說了何出不起，被地主打了一頓，我去拉勸，被地主一棍子打破了頭，就留下這個疤，你要給你大和伯伯出這口冤氣。」因受劉維禎壓迫而搬到白家灣住的人，中農焦六子跑去把他們叫來，自己管待他們食宿，叫他們參加清算。清算的頭一早晨，劉維禎企圖逃避，已經跑到四里外的富家灣，又被中農賀大追了回來。清算當中，全村四十二戶中貧農都自動參加，並有三個中農被選進清算委員會。清算果實大部分給了抗屬、退伍軍人和貧苦農民，同時也照顧了缺地的中農——有兩戶分了八垧山地，七戶沒有水地的中農，每戶分水地。最後開會檢討鬥爭果實分配得是否公道，中農一塊向思想作風不好的村幹部進行了批評。農會幹事在去年貸糧工作中，春借一斗，秋還二斗，剝削過貧農馬興子，這次分配果實中又單獨給他親戚王變紅（貧農）一條大牛，另外五戶更窮的卻只給了八斗糧食（土地是按人口分配，所有貧農都分到了），退伍軍人郭眞柱因爲反對他串門子，缺少農具也沒分給。村主任去年徵糧中偏袒富農，偏租地主。羣衆一致意見把他們二人撤換了，另選了清算中的積極份子紅小子，和王玉厚（新翻身戶）；又重新組織了農會，分了五個小組，中農也有當小組長的，同時糾正了分配果實中的缺點。現在全村都在積極擴大生產，中農賀大五六年不準備把荒地全部消滅，焦六子給兒子縫了件皮襖，父子倆天天拾糞。全村中農都紡織，張代小並製下六架紡車借給沒紡車的貧農。（宏流）

分到土地的蔣閻軍家屬
召喚子弟奔回解放區
忻縣某村頑屬與村人堅持反蠶食

（新華社呂梁二十九日電）六分區蔣閻軍家屬爲數不少，在各地實現「耕者有其田」中，民主政府及羣衆一視同仁，缺地少地的同樣分給土地房產，使得他們深受感動，紛紛召喚他們子弟，離開罪惡的蔣閻軍，回到解放區來。代縣蔣閻軍家屬的政治人格與社會地位，平素即受到尊重，和其他農民一樣參加農會及工作。他們在訴苦挖窮根中，對比了過去和現在，控訴了蔣閻的罪惡，認爲解放區人民應該結成一條心。城關東北街一二二七戶蔣閻軍家屬分得果實後，感激零涕，互表心懷說：「誰沒良心，誰能再忍心叫子弟跟上蔣介石閻錫山打咱們解放區」。他們的子弟聞此消息，已有百人從蔣閻軍逃回，有的隨又參加了八路軍。該縣蔣閻軍人員四十四個，歸來的已有一半以上。忻縣邊緣區某村，蔣閻軍家屬與村人共同堅持反閻蠶食鬥爭，響亮喊出：「不再叫咱兒當蔣閻軍害咱們！」並立即召喚回來十五個在蔣閻軍的子弟。個戶張××分到好地三畝後，即告知他兒，再三吩咐「多作好事勿昧良心。」他兒得知後，給村中幹部捎話說：「我一定對得起八路軍。」從此每次閻頑出擾他都事先通知，村中羣衆因此未受損失。現在他已經逃回來了。（香遠、希晨）

陝甘寧邊府命令
定十一月四日爲國恥日
號召人民爲洗雪新國恥奮鬥到底

（新華社延安二十八日電）陝甘寧邊區政府爲蔣介石和美國於上年十一月四日在南京簽訂的「中美通商航海條約」，出賣了全中國領土主權和中華民族的生存權利，其範圍之廣，條件之苛，遠超過袁世凱與日寇簽訂的二十一條，爲此，命令：（一）接受一月十日延安各界聲援全國學生愛國運動與政協週年紀念大會建議，規定十一月四日爲國恥紀念日。各級政府、各旅團司令部、各機關學校，以後每年十一月四日，應半旗一天，並舉行集會，紀念國恥，揭露蔣政府所訂賣國條約的內容及其罪惡，直至該約廢除爲止。（二）向羣衆反覆宣傳，誓死不承認這一條約。（三）號召全邊區人民與各解放區及全國同胞共同奮鬥，爲澈底廢除這一賣國條約與洗雪新國恥而奮鬥，不達目的，絕不罷休。

五寨公私商販
堅決抵制美貨

（新華社雁門訊）二分區已發現美貨侵入，五寨市上美貨市布棉呢等均係私商由大同方面販來。爲此，二專署特發出嚴禁美貨入境指示。貿易局、稅務局隨即召開五寨各公私商販緊急會議，到會三十餘人，一致決議堅決抵制美貨，不販不售，如有違犯，願受沒收處分。（陳平）

北平學生抗暴聯合會
要求重審美軍暴行犯
昆明學生要求美軍撤退廢除商約

（新華社延安二十八日電）據合衆社北平訊：北平學生抗暴聯合會於二十六日舉行會議，所有此間各大學的代表均會出席。會議通過決議，反對美海軍陸戰隊軍事法庭對暴行犯皮爾遜的審判，要求由中美聯合法庭重新審判。會議指責美軍事法庭對出席中國大戰之驚嚇證人及禁止宣佈皮爾遜同謀者姓名等無理辦法。會上並決定組織包括各大學代表的代表團，訪問北平小組，表示北平學生對她的同情。

（新華社延安二十八日電）遲報載：代表昆明三萬餘學生之昆市學生聯合會，於四日決議罷課之時，發表「致全國同胞書」，除對北平美軍暴行提出嚴重抗議外，並痛述祖國在美國侵略和蔣介石賣國政策之下「亡國滅種」危險，疾呼「我們不能容忍同胞被外國人摧殘，我們不能容忍祖國的主權被侵犯，我們更不能容忍自己的國家被獨裁政府斷送給美帝國主義，成爲它的殖民地，使中國人民沉於萬劫不復的苦海」。宣言堅決要求美軍滾退及「廢除賣國的中美商約，中美航空協定及一切違背中國人民利益的協定」。

三分區貿易公司信儀源
違法蒸酒全部沒收
酒精廠藉名蒸酒營利即應糾正

（本報訊）爲節約物資，充分供應自衛戰爭需利，行署曾再三通令，禁止……

但最近據各地羣衆報告與確實調查，尚有部份公私單位，不顧政府法令，仍私自大量蒸酒。如三分區貿易公司的信儀源，在臨縣總爺村開設的燒酒房，原經政府允許與蒸一部分試驗，並應於去年十月停止，但該源負責人延至十二月初始名義停蒸。一月一日經羣衆報告，其最近又在大量偷蒸，臨縣稅局當即前往檢查，發現十月以後偷蒸者，係用好高粱五十一石，大麥四十三石六斗，豌豆八石六斗，還用一部份好米（數目尚未查清）。經查明後，已予沒收。另有呂梁軍區衛生部的酒精廠，假製酒精之名，亦大量蒸酒營利，臨市、磧口等地之酒，大部係該廠運來，他們並給購買商人開證明、保條，寫着「沿途勿阻」，公開大批分運，最近臨縣一天之內，即查出其給第一中學等公私部門，開證明運銷之酒千餘斤。此種蒸酒營利，既消耗糧食、違背節約精神，又與酒精廠原意不符，該廠領導上應特別注意糾正。其次私人偷蒸酒的也很多，經羣衆告發已查獲者，單興縣即有劉虎斌等六家，現已經政府沒收。其他各地亦應積極進行檢查。（傅柯楨）

光憑對工作積極熱情 作風上火氣大也不行

史家山分隊長轉變作風搞起冬訓

（興縣訊）六區史家山村共有十四個青年民兵，過去由於領導作風不好，大家對工作採取應付態度，民兵分隊長馬有光，是離該村三里的李家塔人，每隔兩三天到史家山集合民兵訓話一次，因爲民兵不自動練兵，他很生氣：「你們還是民兵老爺，就是不遵守民兵紀律，爲什麼不把工作搞好呢？敵人來了砍你的頭；練兵還不是爲你們麼？你們練不起來有甚原因？」一問的民兵們都答不上來。他在村裏輪流吃飯，滿村串門子，民兵集合起來等不上他，解散了，他來到就大發脾氣，民兵們背地說：「照這樣，咱們想辦法退出民兵吧。」到冬訓開始，區大隊長去集訓民兵，通知下去，再三調不來，大隊長起了火，馬有光也生氣地說：「那還了得！兵不由將調了，這些民兵還不如早早的叫滾蛋！」於是帶了一條麻繩，氣冈冈的跑到史家山去，一進村就看見民兵劉仲義在打場，他說：「你老先生們還在啦，大隊長集訓你們還不知道麼？爲什麼不去?!」劉仲義看見來勢不好，連忙吼上全村民兵，黑夜趕到集訓地點。到了以後，有五個就裝起病來，史旺全裝得不吃飯，躺下不動，結果把他送回去，留下的開了七天會，大家都不積極發言。這次區幹部下鄉解決土地問題，先召集民兵開會討論，都說：「沒意見」，和分隊長談，他說：「這村的民兵工作多少搞不起來，民兵們調不來，問上不說話，急得人肚痛！如果能處罰，咱處罰他們吧！」區幹部了解了這個情況，就找民兵個別談話，劉仲義說：「現在這個緊急時期，咱不當吧，都是些年青人，我們又是在新政權下翻身的，但當了民兵，換分隊長的還，開口就要砍我們的頭！你說這還能幹嗎？」史旺全也說：「上次在王家塬集訓，我本來沒病，分隊長來時拿着繩子，我知道去了沒有好事，就裝病了。」劉錦增提出「我們見了他就害怕，」盡量不想多見他。」根據這些意見，區幹部，對馬有光進行個別教育，指出他對工作積極熱情，但在作風上有缺點，然後和他研究怎樣才能使民兵們自動起來，他感到過去只責備民兵，不檢討自己，是不對的，於是在民兵小隊會議上他檢討自己：「我不和大家討論工作，也沒有給大家解決工作中的問題，還說大家不動，自己串門子還說你們不守紀律，這些都是不對的，以後要經常互相批評，咱一定改正！」民兵們也對他提出意見，並檢討出怕誤生產不積極工作的原因。現在分隊長和民兵一塊檢討工作，上冬學，民兵也自動練兵查戶口，還新發展了三個民兵。（呂德賢、尹恒德）

保德山頭村 幹部改正錯誤 羣衆擁護幹部

（保德訊）山頭村去年解決土地問題時，村幹部認爲給羣衆東西，總比要東西好鬧，就老一套的開了一個羣衆會進行動員，但因過去幹部自私、不民主造成了和羣衆的隔閡，羣衆都不敢提意見，農會委員還不敢叫羣衆提意見，怕提出來解決不了。根據這種情況，領導上決定發動幹部帶頭檢討，改善羣衆關係。並領導討論羣衆爲甚怕幹部？幹部做工作是爲誰服務等問題。大家鬧清楚後，就愉快的回村向羣衆檢討自己，李引科在檢討時說：「我過去偏向地主，你們清算貪污，我沒有幫助，反而發脾氣，這次我一定要給大家解決問題。」羣衆聽了他的反省很高興，閻胖小子說：「你過去走錯了路，今後只要改正，我們是信任你的」。農會副秘書李春鴻在檢討自己缺點以後，還退出過去強迫調劑的五垧地和貪污、欠租等一石一斗很食。受訓剛回來的村長楊存同志，聽到楊家灣羣衆向他提出了很多問題，馬上就回村開會檢討，把過去佔了羣衆便宜的東西都退還給羣衆。大家說：「你受訓回來這樣轉變得好，我們是擁護你，你如一下拿不出東西來，可靠後慢慢補」。現幹部和羣衆關係都很融洽，土地改革工作隨着開展了。（郭文越）

工作意見

中陽城關發動群衆工作中的問題

雷行

中陽全境解放後，政府即在城關進行發動羣衆工作，截至目前爲止，全城關十六個閭，八百餘戶，三千多人口中，真正捲入即親自參加羣衆運動的，不及百人（指代表兩言）。絕大多數羣衆還都站在運動圈外。雖然已獲得八百多畝土地，二百八十多元的鬥爭果實，但絕大部份果實，是城外老解放區羣衆跑來鬥爭所獲，而城關羣衆所鬥得的，僅只是很少的一部份。並且這很少的一部份，據說在陰歷臘月二十五日才可能由貪污者手中拿出，分配給參與鬥爭的羣衆。

城關羣衆，未作到普遍發動，更未作到深入一步。據記者觀察，感覺有下面幾個問題急需解決：（一）領導上政策觀念不明確。如關於大漢奸大惡霸大地主王潤之事的處理：王潤外號「三千歲」，又名王三，是中陽有名的惡霸地主，放高利貸、開打滾利，重租剝削霸佔羣衆土地數千畝，遍佈周圍數十里的村莊，單水峪一村，即據有土地八百餘畝。敵人佔領中陽時，第一個出來「維持」的，就是王潤，他親自迎接日軍進城，並擔任中陽偽「維持」會長、偽縣署秘書等職，一直到敵人投降。當偽「維持」會長時，經常派偽警備隊到個戶家收租，打罵佃戶，訛詐佃戶更是常事。水峪村佃戶任丑小，種王潤土地二十五畝，什麼也不滋潤，收獲對半分。但到秋後糧食打下時，王潤將糧食全部收歸己有，並逼迫任丑小作苦工半個月，最後又誣說任丑小偷他的大烟，拿馬鞭將丑小趕出。曹錄金因爲利錢遲交三天，被關押監牢達三月之久。王潤靠官府衙門，將絕大部份土地糧銀追賦來主人完納，自己只收[illegible]租不納稅，所以說「三千歲」是一個大漢奸大惡霸大地主三位一體的混合物。像這樣一個罪大惡極的傢伙，就應當乾脆將其全部財產沒收，分配給羣衆，但中陽卻是按一般的地主進行清算的。這樣使幹部認識上弄不清楚大漢奸和地主惡霸有什麼分別；並影響了新解放區羣衆對新政權政策，發生混淆不清的看法。甚至誤信了閻錫山的反動宣傳：「算了地主算富農，算了富農算中農，把大家都變窮呢。」

（二）領導上的被動，作法上的手工業方式，沒有廣泛宣傳新政權對大漢奸的政策和「耕者有其田」政策，以提高羣衆的覺悟。再以王潤的問題爲例：直到現在，城關羣衆可以說根本未參與，有些羣衆根本還不知道。只是在外村羣衆代表前來清算時，城內少數人去看過一次。城外老解放區羣衆，特別是[illegible]代表們，他們經過久長的鍛鍊，政策明確，知道如何處理清算，所以當城一解放，有土地關係的家即聯合派代表進城向王潤等索取被剝削去的土地和財產。這時領導上應該抓住這一個良好時機，向城關羣衆廣泛宣傳政策，發動城關羣衆參加，以老解放區派來有經驗的代表爲骨幹，結成巨大的力量，向漢奸惡霸封建頭子清算。一方面能更全面的掌握材料，使運動進行順利；同時能教育新解放區羣衆，正確掌握政策。並影響各階層人士，明瞭「耕者有其田」政策，不致因頑固的宣傳曲解而起恐慌。但中陽自前未如此作，只是被動的採用着手工業方式；城外老解放區羣衆派來代表清算，就給老解放區羣衆算。算完把果實[illegible]拿走後，將來再召集城關羣衆算。多走一段彎路，手續既麻煩，又未作到教育羣衆，各階層人士通曉新政權的漢奸惡霸及土地改革政策。

（三）領導力量分散，鬥爭目標不集中。開始時，領導上決定以王潤問題開始，在召集積極份子會議時，據說羣衆對偽合作社問題要求迫切，因時改變計劃：大力清算偽合作社問題，同時不放鬆和王潤的清算。在幹部缺少的情況下，兩方面又都要照顧，派定若干幹部領導，弄的重點不明確。而且雙方都是單獨的作，互不相涉，毫無聯系。結果偽合作社主要貪污對象逃走未回，果實少且羣衆一下不能得到手；對王潤這方面呢，單只是老解放區羣衆跑來清算，果實得到後就回去了。所以羣衆運動階段，顯得很消沉無力。如果領導上力量集中，重點明確，清算一方或雙方有聯系的進行清算（因王潤當偽「維持會」長，與偽合作社有聯系）恐怕會好的多。

（四）缺乏及時檢查研究，使幹部間不同意見集中溝通。如在王潤問題上，有的以爲沒收，有的主張慢慢清算，有的主張迅速徹底清算，各持己見，甚至很錯誤的不照負責同志的意見去工作，因之形成工作進行中的步調不齊，力量渙散的現象。當主要幹部按着自己意見進行時，其他幹部竟對工作冷淡，使主要幹部陷入事務圈子中，親自動筆，鑽弄算盤，徹夜不眠，結果工作也作不好。直至現在，分歧的意見並未完全取得一致。以上意見是否正確，望用來，以供參考。

神池達木河民兵 揭穿壞人造謠緊張冬訓

（神池訊）達木河開始冬訓時，民兵們都吊二郎當，不把它當成一回事，後來在中大隊長和民兵個別談話中，發現有壞人造謠挑撥，離間民兵和幹部羣衆的關係，當即召開全村民兵大會，讓互相對證，真相大白：去秋打寨武，村裏組織民兵參戰隊時，壞人就到處造謠，嚇得民兵都跑了；第二天中隊長去找，又人又站在大街上罵「狗日的跑啦，」門上貼上封皮，給沒收那狗日的」，民兵李鳳岐聽到了，趕緊和老婆搬到否家窩住了二個月，結果誤了生產荒了地。在運中壞人又挑撥，使幹部和羣衆不和。從大家揭發的各種事實中，提高了民兵的覺悟，清楚過去上了壞人的當，民兵們說：「咱們過去太麻痺了，壞人爬在咱們耳朵上說破壞話，大家還在鼓裏睡呢了」於是提出要好好練兵習武，提高思想，才能把防奸工作做好，會後冬訓有了飛躍的進步，自動參加的增加到三十九人，下午練兵場上大家都緊張的學習埋雷、投彈、瞄準，冬學也有了生氣，大家在冬學裏學習民兵須知，民兵和羣衆關係已有轉變。（苗玉田、韓忠惠）

離石柳林群衆 熱忱歡迎被俘蔣軍

（離石訊）晉西南戰役中被俘的蔣胡軍官兵八百餘人，一月十五日路經柳林時，受到當地羣衆的熱烈歡迎。第二日歡迎會上，羣衆紛紛送給猪肉、白菜等，胡宗南六十一旅旅部副官處文書蔡艷豐感動的說：「我在中央軍當兵好幾年，從來沒受過老百姓一次歡迎，自我們被解放後二十天內，受老百姓歡迎過四十次以上了。」蔡到蔣管區瘋狂抓丁與被迫打共產黨的情形，備極痛心，他憤恨地高喊：「反對蔣介石內戰」「我們要爲人民服務！」

任爸爸訪問抗屬 走遍七十二村

（興縣訊）軍隊爸爸任萬生，配合土地改革，深入各村訪問抗屬。在兩個多月中，他走遍七十二個自然村，訪問過五百三十家抗屬。覺窰溝田玉兒住窰困難，他和區村幹部商議，幫他買下一個崖窰，讓互助組給他掏窰。下會村一家姓焦的抗屬，去年才開始翻身，他向羣衆說明讓免還一石多生產借糧；劉家溝賈花蟬、劉毛蟬對傷員很關心，經常給洗衣服，過節給送雞蛋，他就鼓勵一番，到處表揚。馬營墕有些羣衆對軍隊不好，他就抓住事實進行教育；李家塔有兩家不願生產只想靠公家生活的抗屬，任爸爸對他們進行耐心的說服。（楊文廉）

岢嵐貿易機關等 幫烈屬抗屬復員軍人過春節

（本報岢嵐訊）貿易機關等機關，爲幫助烈屬抗屬復員軍人過春節，慰勞烈屬和抗屬，除公商及政府機關外，也有類似情形，計共幫助貧苦烈抗屬，復員軍人白麵八十斤，肉廿九斤，並由公商聯合會發起請了城關六十餘戶烈抗屬吃飯。抗屬崔共山去年過年沒有饃饃，今年吃的白麵饃饃肉菜；烈屬三還要請女婿吃了，王有長去年只吃兩頓饃饃，沒有肉，今年吃了兩頓餃子，三頓油糕。（瑞禎、登山、閻何、江寧、宏流）

更正

廿九日本報二版「高家村沒有一家貧農」一訊中，「保花去年全村共收淨二十一萬斤」，係二萬一千斤之誤，特此更正。

兩個英雄

林夫

司號員李夢印今年十六歲，是去年在赴戰鬥中解放過來的，這次戰鬥中他訂立功計劃時，他說：「你不要看我小，這次戰鬥中我一定要繳回敵人的槍來」。十一月二十六日，湘縣蔣頭戰鬥中，他帶着一個手榴彈三排去放哨，發現有四五個蔣軍，分兵由山底摸了上來，連長還沒下命令，他就向別人借了幾次槍，要求去活捉敵人，但別人顧慮他年小，沒有讓他去。後來一個班向下衝去了，他拿着一個手榴彈，拚命向敵人追趕過去。一個蔣軍的槍被他握住了，但因爲力氣小，敵人擺脫跑了，旁邊另外兩個蔣軍發現他是小鬼，投來了兩個炸彈，他很敏捷的向下一臥，炸彈在他身旁撤起了掩護一股的猛烈塵煙，他便以白烟作了掩護，向敵人撲過去，同時投出了手榴彈，隨着一聲爆炸，兩個蔣兵嚇得趕忙交出了馬步槍。

出擊的號聲響了，曹興斌端着一支步槍，拚命的向前衝，突然在他前面出現了十幾個美械兵，向他射擊，他向後一看，其他同志還離得遠，他一轉念，下了決心，絕不能在敵人面前示弱，而且正是立功的好機會。於是左手提槍，右手提彈，口裏高喊：繳槍的口號，向敵人衝了過去。原來蔣家兵是如此稀鬆，十四個人已跪成一排，雙手舉起槍連喊：「我們交槍！我們交槍！」其中一個人甚至顫抖的給起來，行着脫帽禮。於是曹興斌同志繼續地接過了六支馬步槍，和兩挺斯登式手提槍，並帶回了十個俘虜。

冀魯豫人民解放軍
收復清豐曹縣單縣
自衛戰綫已全面南移百餘公里

（新華社冀魯豫前綫二十八日電）二十五、六兩日，冀魯豫人民解放軍連續收復清豐、曹縣、單縣三座縣城。至此，從新曆年至舊曆年間的二十六日中，劉伯承將軍部隊已收復被蔣軍侵佔的十三座縣城，平均兩日收復一城。清豐縣城係於去年十二月八日被佔，爲蔣軍主力第五軍及八十五師等部向冀魯豫進犯的重要立脚點，二十五日爲我八路軍一舉攻克。現盤據大名之敵三面被困，而濮陽內黃等蔣軍據點亦感受威脅。曹縣單縣同於二十六日晚爲八路軍收復，駐守單縣之蔣軍八十八師二十一旅六十一團第三營及單縣僞保安團與曹縣僞保安旅孫性齋部，全部被殲。曹縣距蔣介石內戰動脈隴海路三十公里，單縣距該路亦僅四十公里左右，去年八月蔣軍向冀魯豫進攻開始後，於九月三日侵佔單縣，九月四日侵佔曹縣，至十一月，並繼續侵佔至魯西鄄城鄆城之綫。此後，冀魯豫人民解放軍即開始局部反攻，於去年先後收復鄄城、鄆城，今年連續收復鉅野、嘉祥、城武、定陶及單曹等縣城，使冀魯豫自衛戰爭戰綫全面南移百餘公里，恢復至去年八九月時的位置。

（新華社冀魯豫前綫二十七日電）二十四日光復定陶戰果如下：蔣軍六十八師一四三旅四二八團第一營及定陶僞縣府保安團區署等全部被殲，計斃傷僞保安團長石臨起以下二百餘人，俘四二八團副團長龐紹緒以下一千餘名，繳迫擊砲兩門、輕重機槍二十八挺、步槍千餘支、子彈十萬發。

平漢我軍解放新樂城
我已掌握一百六十里鐵路綫
寨西店之役我殲敵二千二百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八日電）平漢前綫八路軍，二十六日於漫天風雪中，解放平漢路上之新樂縣城，東長壽車站及定縣城南十里之宜村、溝里、趙家莊等蔣僞軍強固據點多處。新樂城是晉察冀八路軍繼本月一日收復望都後解放之第二個縣城。現平漢路自保定南之于家莊至東長壽間，除定縣、方順橋兩車站外，已有一百六十華里爲人民解放軍所掌握，激戰仍在持續中。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八日電）平漢北段八路軍二十四日解放寨西店戰果如下：斃傷蔣軍第三軍羅歷戎部三十二師九十五團（缺一個營）正副團長以下八百餘人，俘敵九十七團第三營營長以下一千四百餘人，繳獲九二步兵砲二門、六零砲九門、迫擊砲十二門、輕重機槍六十挺、步馬槍八百餘支。

傅頑統治之托克托
民脂刮盡壯丁抓盡
農村破産民變四起

（新華社延安廿五日電）據六日津大公報載：傅作義統治之綏南富庶縣份托克托，農村破産，民變四起。據該縣參議會議長吳棠稱：全縣喪失耕作力之農民達三分之二，秋收後三個月來，人民以糠皮野菜充飢，以羅掘爲衆。造成此現象之原因，爲去年遭受水災後，繼以徵兵、徵糧、徵賦，去年徵賦三萬九千四百石，並限收小麥，較之敵僞時期年徵糧三萬石超出甚鉅，至去年底只繳到五千八百石，已搾盡脂膏。全縣只有適齡壯丁九千多，去年春天徵了四千，九月前又要二千三百五十名，加上逃避的壯丁，農村勞動力損失殆盡。吳稱：農村經濟破產的後果，便是社會的極度不安，現在鄉下搶劫時的騷擾，僅綏托道上，即有以王秉義爲首的「夥匪」一百餘人，有遮斷綏托交通之勢。

英議員林賽力斥蔣反共
建議英能派代表來延
與中共建立直接關係

（新華社延安二十八日電）莫斯科二十七日廣播：據路透社息，一月二十五日，英國上院關於英國對華政策進行了辯論。工黨議員林賽（前譯爲林德西）建議，英國應與美國及蘇聯關於中國現狀問題進行自由咨詢，以便預防該地的危險。林賽說：如果拿佛朗哥政府及其現在的行動，與中國政府來比較一下的話，那末西班牙政府却是自由主義的民主政治了。林賽說：對於中國局勢，不能再採取袖手旁觀的立場了，英國必須達到以下的目的：能夠派遣代表到延安，與中共建立直接聯系。他說：我們應當有可能從最初的來源取得情報。林賽聲明他現在對於領導中國政府的人們，有一種很不好的印象。同盟國交給中國政府的武裝，都被保存起來，用來進行反共戰爭。不能希望蔣介石會接受民主的思想。林賽繼續說，據他獲得可靠的材料證明，一九四三年當國民黨已確知盟國必然勝利時，便將自己的精銳部隊調至離抗日前綫很遠的地方保存起來，以便進攻共產黨。並且說：國民黨設立了許多集中營與秘密警察，到一九四四年爲止，至少也有七十二個國民黨將軍跑到日本方面。一黨專政的國民黨是在反對一黨專政的政府，他們要求由共產黨國民黨非黨人士相當數量代表組織聯合政府。林賽說：在華北，已造成一種有史以來有的新的情況，農民得以保存自己的土地與收成，並且能夠克服華北人民從來所經受的艱難。林賽說：國民黨曾聲明它是中國眞正的合法當權政黨，但是這是很可懷疑的，他建議英國政府長期研究這一問題。

蘇皖一分區地方武裝民兵
卅天殲敵一千二百

（新華社華中廿八日電）自上月廿日至本月十一日廿日中，蘇皖邊區一分區地方武裝與民兵在反「清剿」中，共斃傷俘蔣軍及「還鄉團」等一千二百餘名，繳輕重機槍六挺、步槍一百六十枝。泰興地方武裝于本月二日猛襲黃橋蔣據點，經數分鐘戰鬥，即將蔣記保安隊中除白隊長以下數十人全部消滅，並乘勝突入長江邊口岸鎮，驅逐了蔣記鄉公所。同一時期內，一分區地方武裝與民兵向邊沿區廣泛出擊，共殲俘蔣軍及「還鄉團」三百四十餘人，繳輕重機槍各一挺、長短槍百餘枝，奪回被搶糧食十船、毛驢八十三頭，拔除興化之東鮑平、堂及寶應之陶家林、大小官莊等蔣軍據點十處。寶應、興化及泰縣、高郵兩縣北部廣大鄉村，始終掌握在人民手裏，泰縣縣南進中隊並挺進至蚌蜒河以南，次第收復蔣軍侵佔地區，另一部地方武裝已越過橫亘高郵縣境之界（首）臨（澤）公路，插入蔣軍後方。在各地「清剿」連遭失敗後，蔣記江蘇省的主席王懋功，於新年初親至東台，召開所謂「至新收復區縣區級行政會議」，檢討失敗教訓，重新佈置以東台爲中心之「清剿」計劃，在東台城內設立「清剿公署」，現各地軍民正廣泛進行再度反「清剿」準備，已將一次反「清剿」中逼退三倉、栟茶、九灶等十餘蔣軍據點之七十餘座碉堡，全部平毀。

蔣美狼狽爲奸

圖逼我自執行部撤退
諉卸調處失敗之罪責

（新華社延安二十八日電）北平二十五日訊：軍調部長春分部中共代表團自十六日被國民黨當局武裝監視，行動失去自由後，北平軍調部中共方面恢復與彼等聯系之努力，因受國民黨之阻撓，業已失敗。同時，北平軍調部美方拒絕恢復長春哈爾濱班機，因此，長春分部中共代表團現已處於交通完全斷絕之被困狀態，現中共方面對彼等之生命安全極爲憂慮。北平軍調部中共代表團發言人頃指出本月十六日之長春事件，實係執行部政府方面某負責人蓄意已久之決定。十七日，政府方面對記者發表之聲明，完全同意長春當局之違法亂行，即是明證。本月二十日，中共方面決派經一週前由長春來平之王良科上尉前往長春調查實況，但軍調部政府方面參謀長蔡文治表示不能負責王上尉之安全。本日（二十五日），中共方面再度交涉，蔡文治復予拒絕，並經美方向中共方面表示，如中共方面人員乘機到長，彼等不担保長春機場政府軍不加射擊。蔡文治此種兇惡態度，暗示彼對長春中共人員安全有更大陰謀，致長春分部中共代表團與東北解放區之聯絡，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後即被斷絕。長春分部中共方面因調處工作需要，一貫與哈爾濱民主聯軍總部取得聯系，同時分部之人員亦多係由聯軍總部派來，彼等之經費給養與家信，過去均經由執行部班機由哈爾濱送長春。中共方面參謀長薛子正少將，曾就此事向美方田傅門將軍兩次嚴正交涉，但遭拒絕。美方此種專橫決定與國民黨之長春暴行，適在同一時期，其目的或在造成困難環境，逼使中共人員自執行部撤退，以便他們諉卸調處失敗之責任。

轟動全國的大賄賂案
蔣政府行總湖南分署署長
以救濟麵粉賄賂長沙中央社等

（新華社延安二十七日電）長沙訊：此間上月下旬發生一轟動全國數達九萬萬元的麵粉賄賂案。蔣政府行總湖南分署署長全籍傳爲掩蔽其舞弊中飽劣蹟，竟會同市政府將一千五百噸應用作延設長沙衡陽住宅之救濟麵粉，分別賄賂長衡兩地新聞界，其中中央社長沙分社得一百噸，記者公會得八十噸，各半官方通訊合得八十噸。按當時長沙麵粉市價每噸六十萬元，賄賂數字即達九萬萬元，當引起市民極大憤懣，甚至國民黨御用之省參議會上，也有參議員十餘人揭發該署舞弊黑幕與行賄事實。現全籍傳等正紛紛請客，多方活動，企圖緩和此事。

茅盾遊蹤

（新華社延安二十八日電）中央社莫斯科二十六日電：今日眞理報稱：茅盾夫婦已抵提夫里斯。

政權不歸戴高樂
解放日報社論

（新華社延安二十八日電）解放日報本日以「政權不歸戴高樂」爲題發表社論，對法國新閣的組成，估計：「這一新閣的構成，雖然還和今日法國各種實際政治力量的對比很不相稱（因法共是第一大黨），但它無疑是法國人民繼去年公民投票與國會選舉之後的又一次大勝利，是以戴高樂爲首的法國反動派的又一次大失敗。它對法國今後的建設，以及歐洲和全世界的和平，都將發生極其重大的影響。」「如果說，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是在巴黎公社失敗的廢墟上誕生的，那麼法蘭西第四共和國便完全不同了，它是在法國共產黨和法國工人階級等民主勢力量空前壯大的基礎上誕生的，這就保證了它必然有壯大健全發展的前途。」社論繼稱：「戴高樂以曾做過法國抗戰統帥的旗幟，如能依順民意，努力奉公，順應潮流，那他豈不是新法蘭西一國的領袖了但他終於由其極端自私的階級立場局限，一心一意當法國二百獨佔家族的狗腿子，特別是受了華爾街壟斷資本集團的直接指使，組織所謂「法蘭西人民聯盟」，並陰謀拉攏由財閥爲後台的天主教人民共和運動黨，和大托拉斯大銀行和大地主支持的共和自由黨，放肆地進行反共反民主的活動，拚命反對新憲，破壞和阻撓國家的重建工作。他還提出了所謂「政權歸戴高樂」的口號，企圖僭奪法國人民四年流血鬥爭的果實，造成獨裁的統治。對外，他勾結英國的、特別是美國的反動派，企圖通過人民共和運動黨的攀登之流，將十三億七千萬美元或更多的美國借款套住自己的脖子，作用種種以賣祖國的勾當。」但是，戴高樂及其反動集團，終究再次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在日益覺醒與強大的法國人民面前，政權並沒有歸於戴高樂，戴高樂並沒有當成總統或總理，反動派夢想組織共產黨在外的反動聯合政府，或不讓共產黨担任內閣中最重要的位置（國防部長）的陰謀，都一概落了空。法國人民對於英勇堅持的法國共產黨與工人階級，是決然忘不掉的，誰不知道法共在戰時始終站在抗戰運動的最前綫，在戰後生產的恢復上起了巨大的作用，並爲通過民主的憲法而作了艱苦的奮鬥。特別值得指出：法國的農民與工人階級的合作，已邁開了歷史性的一大步，農民已經在抗戰和恢復工作中眞正認識了共產黨和工人階級，其中很大一部份且已團結在共產黨的周圍，爲其自身和法國的利益而奮鬥！」社論最後指出：「當然，法國的反動派現在還有力量，在外國反動派特別是美國帝國主義者暗中支持之下，戴高樂還會作臨死的掙扎，他們還想乞靈於上帝與教會，繼續結集和出賣法國人民共和運動黨和其他右派的代表，一定會在新政府中拆台搗蛋，社會黨的某些上層領袖還會搖擺，但是新法蘭西航行的方向，是已經確定不移的了！一一法國共產黨人和一切先進份子，將更好的加強工人階級的團結，更加提高廣大農民與小資產階級的覺悟，團結在自己周圍，這樣，反動派就將黔驢技窮了。戴高樂反動集團的失敗，對一切反動派頭子，將不失爲一個殷鑒！」

枯井邊的哭聲

——斷頭統治中陽暴行紀實——

曾行

（一）

中陽人民將永遠記着這一天——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就在這一天拂曉，朦朧的晨星正作最後眨眼的時候，八路軍進了城。

中陽解放了！！！

人們狂喜的，跳呀，歡呼呀，歡迎擁護他們的八路軍。就在這城民衆[illegible]呢，總都傳來哭聲，[illegible]自家[illegible]郭家眼枯井上面。

「這是大惡霸王瀾的一眼井，老年人都知道：井深十八丈，也有的說是十丈，可是現在用繩子一探，小九丈還不夠，那下面是用二百多具屍體壘起來的。」

[illegible]吧！那一個稍有血性的人，不爲這種悲慘哽嚎的所感動呢？井旁一堆堆燃起的紙上，無數人在祭祀、燒香、叩頭……頭髮蒼白的老夫老婦哭兒子，年青的婦女哭丈夫，年幼的兒女哭父親，長兄哭弟弟，弟弟哭哥哥……，這是多麼大的一筆血債呵！

王宏智老漢硬咽着淚水，大聲高喊：「我要報仇！我要報仇！」他的家住在龐家會，兒子王炳升，[illegible]兒王吉虎——才十五歲一個小孩子，和女婿李居好，都是被閻頑軍抓進城，塡在這眼枯井中。老漢抑制不住自己的忿怒，熱淚從他臉上成串落下。他不敢回想兒子死的慘狀：霎時閻頑軍想從他兒子口中得到一句「我是八路軍的工作人員！」綑綁水灌、簽子夾、坐老虎凳……灌過去又用涼水噴醒。最後一根燒紅的鐵棍，向身邊烙，焦臭的肉腥氣，連執刑的黨鬼都感到難聞。但是「我是八路軍的工作人員！」還沒有烤出。人間慘忍事，除過閻錫山訓練出來的走卒的心腸以外，誰還能作的出呢？又一根通紅的鐵棍，從王炳升屁眼裏穿拉。王宏智老漢去看兒子時，兒子屁眼已經能進去一個拳頭，被燒燃潰爛的皮肉片片沾染着黑血掉落，他——王炳升，被折磨的連動也不能動，最後，他和王吉虎、李居好被雙手倒綁，口塞棉花，在夜半更深的時候，頭朝下一個一個倒填進這眼枯井裏去了。

就這樣，二百多個由父母生養長大成人的中華男兒，活活葬身在枯井裏。

這本是日本鬼子的手段，當日寇盤據中陽時，曾將幾十個中國老百姓塡了進去。當時都是在半夜以後執行，所以誰也不會知道。只有那些民族敗類，他們甘當敵人劊子手親自執行過才知道。前年閻軍進佔中陽，大小漢奸一律留用。因之這套「活人塡井」的辦法，更進一步應用起來。人們都知道，自己家人被扣進敵人看守所後，天天得去給送飯。可是忽然有一天獄卒告訴你：「以後不要再送飯了，你家的人到[illegible]受訓去了。」眞的嗎？人們很懷疑，但到底如何？誰也不知道，也沒有個下落。去年七月裏，劉有生被抓進看守所後，兒子劉金洞來給送飯，就得到「你家父親到臨縣受訓去了」的回答，他担心父親生死不明，挑了一擔[illegible]到處轉轉，終於在枯井旁[illegible]，偷偷看看那眼枯井，心裏很發毛，但不敢哨氣，悄悄把父親那雙鞋夾在腋下跑了回來。

爲什麼要在夜晚十二點以後到看守所提人呢？爲什麼一提出去就再不回來了？天長日久，多嘴的獄卒，也在不知不覺中悄悄把這個「秘密」告給自己相好的人，於是枯井裏活塡人，城裏城外的人們都知道。[illegible]井口看一下，誰也不敢[illegible]，知道自己家人被塡在井裏。

（二）

二百多個被犧牲者當中，有的是解放區民兵，有的是八路軍戰士，有的是地方工作幹部，但絕大多數還是閻敵不屑的窮人老百姓。而另外也有個別閻敵區出走的地主和閻軍內部的所謂「僞裝份子」。罪他們只是對閻錫山的走狗號居乾有點不滿，或被認爲不如意的。

柳林寨[illegible]老漢，早年就以担挑爲生，頑軍迫擊砲[illegible]上士楊正林欠他幾元錢。一天老漢挑粉條進城去賣，稍帶向楊正林討賬。可是楊正林把老漢扣押起來，兩天一夜沒給吃一口飯，喝一口水，第三天半夜，便像其他遇難者一樣，被投進枯井去了。

（三）

民主政府想各種辦法，替人民打撈屍體。開始由於井底濃烈的腥臭，人燈吊下去都被撲滅，於是改從旁邊挖坑道，但天寒地凍，不敢下去，二十來天只挖了三四丈深，又恐怕屍體很快腐爛，於是再兌換空氣下人打撈。

記者是一月八日離城[illegible]形呢，[illegible]男女老少[illegible]，一個個哭成淚人。在刺骨的寒風中，他們堅持着井底打撈人的信息。一筐一筐石塊被吊上來，二十多筐石塊後，是一塊碩大的石塊，好嚇壞呀！

第一個屍體吊上來了！這是那一位呢？人們圍上去。死者雙手緊緊地被綁着，口塞塡過多的棉花，使形體已經變了樣，鼻子和頭一樣粗，全身黑紫，翻扭轉：……一羣死者家屬不顧髒臭的惡臭，一擁撲上去。哭呀，叫呀，到底是誰死了？是劉補生，[illegible]。「爹呀！你死的苦呀！」補生的兒子撲上去，脚在地下跺着，哭叫着：「爹呀，爹呀：……。」補生年老的姐姐也擠上來，一屁股坐在屍首跟前：「好苦呀！」周圍的人都哭了！誰見過這樣的慘情呢？七十一歲的武老漢，兩眼濕潤地說：「從古以來都沒有這樣的事！」

第二個屍體又被吊上[illegible]了，[illegible]井裏，[illegible]肩上，[illegible]這又是誰呢？……一位中年婦女倒在地上，雙手抱着屍體，跟前大哭大叫：「天呀，你……」這是齊家山張登生的屍體，這就是張登生的屍體。他在六月二十六被抓進城，打的死去活來，棒綁水灌了好幾次，嘴裏手被簽子夾的一個多月不能吃飯，他是八路軍攻城前一天塡進去的，婆姨從一對鞋及褲子上認出了他：「天呀！你死的冤枉：……。」婆姨脫下自己的衣裳要與屍體蓋上去，人們勸攜着，但勸攜的人也是淚流滿面。

屍體一個個吊上來，圍場上已經停放着十多具，下邊還不斷的向上運送，死者家屬哭，圍看的人哭，哭聲震撼着城池，震撼着呂梁山，刺痛着每一個人的復仇心。閻錫山不是經常宣傳「八路軍殺人放火、活埋人嗎，」鐵的事實怎麼樣呢？殺人的，活埋人的正是漢奸閻錫山及其走卒們。」反動派的心是殺毒辣的啊！「憤慨的人們，我們要報仇！」梁關的兒子高喊着，因爲他父親被塡在井裏，他把死者家屬叫到一起：「我們要報仇，把殺人的兇手[illegible]出來！」他們要求閻政府[illegible]請求，[illegible]戰犯都[illegible]了。

掛英雄匾（剪剪花調）

胡煥民

（一）

鑼鼓響連天，大家眞喜歡，給抗屬去掛光榮匾，「民族英雄」四個字，字字記在我們的心間。

（二）

英雄是人民，英雄最光榮，英雄是我們的大功臣。沒有那英雄的戰鬥，那有我們的幸福和生存。

（三）

[illegible]你們翻了身，靠你們得安寧，你們是人民的萬里長城，功如大海恩如山，掛付光榮匾表我們的心。

春節慰勞休養人員

（記西窯村二旅休養所見聞）

張紀淦

西窯村的二旅休養所，在春節是特別的熱鬧，各單位的工作人員及羣衆，都忙着派人來慰問，送慰勞品給休養的戰士，整個休養所都充滿了親切與和靄的空氣。

一月廿日，嵐縣的印區長和兩個羣衆代表，帶着豬肉、白麵和粉條等到休養所，他們代表着嵐縣全縣的老百姓給戰士們以慰問。嵐縣的羣衆代表老漢在病室裏，對受傷的戰士說：「我是貧農出身，今年才升爲中農，在羣衆的選舉下，我當了幹部，這都是你們在前方打仗，後方可以安定過活的結果！」三井的[illegible]四，但熱烈地、親切地關切了休養員的生活，還問他們有什麼需要幫助解決的困難，最後印區長也告訴了他們在土地改革中，政府與羣衆是怎樣地照顧到革命軍人的家屬，休養的人員個個都很興奮，六團九連的排長高全成同志感動得說：「這樣大的雪，兩位老人家和區長不避寒冷地來看我們，我們感激，這好比是自己的父母親啊！」[illegible]指導員王張興說：「政府和羣衆這樣關心我們，我們只有安心休養，早早恢復健康[illegible]。」四排長劉海山同志也激動而興奮地說：「我們在上級的關心和同志們的愛護下，過了個愉快的年，」劉區長和老人家們回去告給老鄉們，我們一定不負大家的慰勞，安心休養，爭取早日出院。」正在化裝排刺的供給部文書李世成同志，聽說嵐縣的羣衆慰勞來了，也急急地跑來招待，身上還穿着戲服哩，他對代表說：「病好後工作中也忘不了大家」。

除夕晚上，各病室、各班都請房東喝酒聯歡。元旦天剛明，西窯村的老鄉就忙着相互賀年，穿着新棉襖、新棉褲，個個喜氣洋洋。休養所的休養員也忙着向工作人員賀年，還一致決定把羣衆送來的豬肉，抽出五十斤[illegible]，他們不肯接受，在他們[illegible]下，這些豬肉又送進[illegible]的火伕房。正午[illegible]了一個盛大的軍民[illegible]，參加[illegible]西窯村[illegible]加入了軍民一家人的行列中。

帶俘虜歸來的路上

李江濱

解放清河戰役後，我帶着一部輕傷的俘虜往後方走，在離毛家窯子尚有二三里的土山上，遠遠望見村邊站着一羣老百姓。塞外的冬天，寒風刺骨，這一羣人站在那裏幹啥？我納悶了。我們一進村邊，就有一個村代表率領着幾個老鄉笑嘻嘻地迎上來，他們說：「同志！辛苦了。」

我說：「沒有什麼，這是我們的本分。」

「這是咱八路軍，南征北戰，要打那裏就打那裏，這下可把傅作義頑固軍打了個痛快，毛主席的隊伍擴大了。」人羣中有人還[illegible]樣說。

「你們聽說前方打了勝仗啦？」我問。

「早就知道啦！自你們前天過去，我們就操心着哩！那天下半夜我們就聽到大砲隆隆地響，一早爬起來就跑去打聽。下午才上來個騎驢子的同志，說：『清河打下來了，俘虜了六七百傅頑軍。』我們高興得不了，連夜準備這，準備那，梁上梁下，跑的這雙鞋也破了。」他笑着。

說着話，我們已偕伴進了村子，他忽然用手把我一攔，說：「就在這裏暖一暖吧。」「我們一瞭見你們從梁上下來，就說給村裏給安頓下水啦。休息吧，同志！」

我正要派人去照應俘虜，他們又把我攔住了，說：「我們早已派好民兵，他們（指俘虜）有人招待哩！沒岔。」說着又派人去叮囑了民兵一些話。我們在窯洞裏喝着茶。突然有人問：「捉住何玉、楊明來沒有？」「王有、楊明來、王義那兩個死頑固沒跑了吧？」我問他們爲什麼特別關心這幾個人呢？

「嗨！王義[illegible]咱這一帶的人可苦啦！上次他們到了三居溝，抓走了四個老百姓，其中有個叫王一才的老漢和他的兒子都叫活埋了；劉春義被人家用石頭砸死了；還有一個是用剛刀挑了。所以我們一到天黑就埋地雷，白天還要在崖頭上放哨。那些灰孫子一來，牛、羊、糧食、衣服……啥都搶。我們從那一次受害後，再不敢大意了。」村代表訴說着。

「所以昨天俘虜一下來，我們就在跟前攔着哩，看有那幾個灰鬼沒有，看了一天，沒有個認識的。」村代表[illegible]青年[illegible]咱們的人，還不得砸哩，用石頭砸死、活埋；咱抓住人家的人，還優待哩，這是個啥道理？」

我給他詳細地解釋了咱們八路軍優待俘虜的政策。這個青年沉默了一會，又發問道：「改造頑固，這是怎回事呢？比如王家窯子×××吧，我們大家揍了他的[illegible]，他就幾個月不回村來，馬區長給他留下一部分地，想叫他當個安分的老百姓。可是他的心思，還謀叫頑固[illegible]一來，他[illegible]往回走，才死了心，跑到村公所向村長[illegible]。我們知道他的心！也知道咱們有力量，才能改造別人。」

我看到了[illegible]，也了解了羣衆的心[illegible]亮的時候，在路上，一個戰士對我說：「咱們根據地的老百姓，[illegible]咱們的勝仗，[illegible]更大的勝仗，咱們又[illegible]他們[illegible]。」是的，我也隨軍參加過多次戰鬥，但是今天的情形，使我太感動太深了。

八大天地

——解放孝義城有感——

史思成

在閻錫山「兵農合一」暴政下，橫徵暴斂，神[illegible]，老百姓饑寒交迫，孝義是一片昏天黑地。

閻錫山投降日寇，當了漢奸，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只能夠在背地裏恨天怨地。

閻頑軍不管人民苦，搶掠搶奪，荒淫無度，衣食肉，强姦婦女，狗子們過的是花天酒地。

八路軍不辭勞苦，不避艱難，自衛反擊，英勇作戰，爲人民那怕在冰天雪地。

解放孝義，十七日開始，人人奮勇，個個當先，八路軍健兒猛如生龍活虎，英勇無比，砲火聲直打得震天動地。

閻頑軍嚇得屁滾尿流，手足無措，如貓兒捉老鼠，無處逃走，一個個恨不得上天入地。

不到兩天，城獲解放，繳俘二千以上，勝利品難以計算，軍民們互相拜訪，少不得要談天論地。

日閻統治過的黑暗地獄，一旦解放後變作天堂，眞是萬象更新，人人都是歡天喜地。